


茅盾
抒情散文



文化艺术出版社

茅盾抒情散文

张建之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责任编辑：杨爱伦

茅盾抒情散文

张 建 之 编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北京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毫米1/32印张8.75字数157,000插页2

1992年3月北京第1版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5,000册

ISBN 7-5039-0954-4/I·459

定价：3.50元

目 录

五月三十日的	
下午.....	(1)
“暴风雨”.....	(5)
疲倦.....	(10)
复活后的土	
拔鼠.....	(13)
严霜下的梦.....	(16)
叩门.....	(22)
卖豆腐的哨子.....	(25)
雾.....	(27)
虹.....	(29)
红叶.....	(32)
速写一.....	(35)
速写二.....	(37)
邻一.....	(39)
邻二.....	(42)
我的中学生时代	
及其后.....	(44)
故乡杂记.....	(51)

冥屋.....	(91)
老乡绅.....	(94)
“现代化”的话.....	(97)
我不明白.....	(105)
香市.....	(108)
乡村杂景.....	(111)
冬天.....	(117)
我曾经穿过怎样 的紧鞋子.....	(121)
雷雨前.....	(124)
谈月亮.....	(127)
疯子.....	(134)
黄昏.....	(142)
沙滩上的足迹.....	(144)
天窗.....	(147)
阿四的故事.....	(149)
小三.....	(154)
狂欢的解剖.....	(159)
全运会印象.....	(165)

交易所速写·····	(179)
被考问了《中国 的一日》·····	(184)
炮火的洗礼·····	(193)
记“孩子剧团”·····	(195)
我的小学时代·····	(198)
为了纪念鲁迅的 六十生辰·····	(205)
风景谈·····	(209)
雾中偶记·····	(216)
白杨礼赞·····	(220)
大地山河·····	(223)
开荒·····	(226)
新疆风土杂忆·····	(228)
谈鼠·····	(252)
永远年轻的韬奋 先生·····	(258)
森林中的绅士·····	(261)
忆洗星海·····	(265)

我们有责任使他
们永远不死…………… (270)
悼佩弦先生…………… (273)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先驱的闷热的下午！我看见穿着艳冷夏装的太太们，晃着满意的红喷喷大面孔的绅士们；我看见“太太们的乐园”依旧大开着门欢迎它的主顾；我只看见街角上有不多几个短衣人在那里切切议论。

一切都很自然，很满意，很平静，——除了那边切切议论的几个短衣人。

谁肯相信半小时前就在这高耸云霄的“太太们的乐园”旁曾演过空前的悲壮热烈的活剧？有万千“争自由”的旗帜飞舞，有万千“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震荡，有多少勇敢的青年洒他们的热血要把这块灰色的土地染红！谁还记得在这里竟曾向密集的群众开放排枪！谁还记得先进的文明人曾卸下了假面具露一露他们的狠毒丑恶的本相！忘了，一切都忘了；可爱的驯良的大量的市民们绅士们体面商人们早把一切都忘了！

那边路旁不知是什么商铺的门槛旁，斜躺着几块碎玻璃片带着枪伤。我看见一个纤腰长裙金黄头发的妇人踮着那碎玻璃，姗姗地走过，嘴角上还浮出一个浅笑。我又看见一个鬓戴粉红绢花的少女倚在大肚子绅士的臂膊上也踮着那些碎玻璃走过，两人交换一个了解的微笑。

呵！可怜的碎玻璃片呀！可敬的枪弹的牺牲品呀！我向你敬礼！你是今天争自由而死的战士以外唯一的被牺牲者么？争自由的战士呀！你们为了他们而牺牲的，也许只受到他们微微的一笑和这些碎玻璃片一样罢？微笑！恶意的微笑！卑怯的微笑！永不能忘却的微笑！我觉得我是站在荒凉的沙漠里，只有这放大的微笑在我眼前晃；我惘惘然拾取了一片碎玻璃，我吻它，迸出了一句话道：“既然一切医院都拒绝我去向受伤的死的战士敬礼，我就对你——和死者伤者同命运的你，致敬礼罢！”我捧着这碎片狂吻。

忽地有极漂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道：“他们简直疯了！他们想拼着头颅撞开地狱的铁门么？”我陡的转过身去，我看见一位翘着八字须的先生（许是什么博士罢）正斜着眼睛看我。他，好生面熟；我努力要记起他的姓名来。他又冲着我的面孔说道：“我不是说地狱门不应该打开，我是觉得犯不着撞碎头颅去打开——而况即使拼了头颅未必打得开。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而况这很有

过激化的嫌疑么？我们是爱和平的民族，总该用文明手段呀。实在最好是祈祷上苍，转移人心于冥冥之中。再不然，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哈，你想不起我是谁么？”

实在抱歉，我听了这一番话，更想不起他是谁了，我只有向他鞠躬，便离开了他。

然而他那番话，还在我耳旁作怪地嗡嗡地响；我又恍惚觉得他的身体放大了，很顽强地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去路；又看见他幻化为数千百，在人丛里乱钻；终于我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往来的，都是他的化身了，而张牙舞爪的吃人的怪兽却高踞在他们头上狞笑！突然幻象全消，现出一片真景来：那边站满“华人”的水泥行人道上，跳上一匹马，驮了一个黄发碧眼的武装的人，提着木棍不分皂白乱打。棍子碰着皮肉的回音使我听去好像是：“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和平方法呀！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名词。可惜对于无条件被人打被人杀的人们不配！挨打挨杀的人们嘴里的和平方法有什么意义？人家不来同你和平，你有什么办法呢？和平方法是势力相等的办交涉时的漂亮话，出之于被打被杀者的嘴里是何等卑怯无耻呀！人家何尝把你当作平等的人。爱谈和平方法的先生们呀，你们脸是黄的，发是黑的，鼻梁是平的，人家看来你总是一个劣等民族，只有人家高兴给你和

平，没有你开口要求的份儿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信奉这条教义的谩骂默德的子孙们现在终于又挺起身子了！这才有开口向人家讲和平办法的资格呵！像我们现在呢，也只有一个办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甘心少，也不要多！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两句话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在人丛里忿怒地推挤，我想找几个人来讨论我的新信仰。忽然疏疏落落的下起雨来了，暮色已经围抱着这都市，街上行人也渐渐稀少了。我转入一条小弄，雨下得更密了。路灯在雨中放着安静的冷光。这还是一个闷热的黄昏，这使我满载着郁怒的心更加烦躁。风挟着细雨吹到我脸上，稍感着些凉快；但是随风送来的一种特别声浪忽地又使我的热血在颞颥部血管里乱跳；这是一阵歌吹声，竹牌声，哗笑声！他们离流血的地点不过百步，距流血的时间不过一小时，竟然歌吹作乐呵！我的心抖了，我开始诅咒这都市，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我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呀！

雨点更粗更密了，风力也似乎劲了些：这许就是闷热后必然有的暴风雨的先遣队罢？

1925年5月30日夜于上海。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6月14日

《文学周报》第177期）

“暴风雨”

——五月三十一日

昨晚延留到今晨的密雨，趁着晓风，打扑人脸越发有劲。C和S一早起来，已接到“十二点钟出发，齐集N马路”的命令。昨日下午的惨剧，昨夜的噩梦，仅仅三小时许的睡眠，都不但不曾萎缩了他们的精神，反而使他们加倍的坚决勇敢。不久，G和H也来了，四人便开始了热烈的谈论。

后来，话也说完了，时候也不早了，他们预备出去。G说：“我们今天都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还要少穿衣服，准备着枪弹下热的难受。”

“今天未必再吃枪弹了；倒须预备受自来水的注射，”S微笑着说，“湿透了衣服是会散发血管里的热度的，所以还是穿了雨衣去的好。”

S的提议立刻被多数否决，大家还是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行无所事的出发了；

各人脸上有一种好奇的踊跃的喜气，眼光里射出坚决的意志。这是勇敢的战士第一次临阵时所有的一种表情。

他们四个到了N马路时，S百货公司的大钟正指着十二点三十分。N马路两旁的行人道上已经攒聚着一堆一堆的青年学生和短衣的工人。那时雨下得好大，他们都站在雨里直淋。G、H等四人沿马路往东走了百余步，看见二三小队的女学生正散开来到各店铺内演讲；G、H他们也立刻加入这项工作。

他们刚要走进第十三家商铺去讲演的时候，忽然“吉令令……”的铃声在马路中间乱响，四五辆脚踏车从西向东驰去，一路散放小传单，成百的在湿风中飞舞。这是命令！这是聚集的命令！这是出发的命令！立刻攒聚在行人道上的青年们都活动起来；从横街里小弄里出来一队一队的学生和工人都分布在N马路；“援助工人”，“援救被捕学生”，“收回租界”，“取消印刷附律^①”，“打倒帝国主义”……等的揭帖和小传单都开始散发并且粘贴在

① 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法国驻沪总领事公布了《印刷律》，对当时法租界的出版印刷业作了严格的限制。一九二五年四月，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增订为《印刷附律》，内容较前者更严。这种无视和侵犯我国公民合法权益的条文，引起人们的极度愤慨，因此“取消印刷附律”成为“五卅”运动中的斗争口号之一。其后该附律即无形取消。

沿马路商铺的玻璃窗上；每一个街角，每一家大商店前，都有人在那里演讲，都有一群市民攒聚着听；口号的呼声，此起彼应，压倒了隆隆的电车声。长且阔的N马路立刻塞满了演讲者，听众，和散传单人。

有好几起的“三道头”和“印捕”拔出手枪擎起木棍来驱逐群众，撕去揭帖；但是刚赶走了面前的一群，身后的空间早又填满了群众，刚撕去了一张揭帖向前走了几步，第二张揭帖早又端端正正的贴在原处。冷酷的武力不能浇灭群众的沸腾的热血！昨日的炮火已把市民的血烧到沸滚！

自来水向密集的群众注射了！但是有什么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像春雷似的从四面起来，盖过了一切的声音。W百货公司屋顶花园的高塔上忽然撒下无数的传单来，趁风力送得很远；鼓掌声和欢呼声陡的起来欢迎。沿马路每家商店楼上的窗洞里都有人头攒动，阳台上也挤满了人，都鼓掌，高喊，和马路中的群众呼应。

这个时候，将近三点钟，沿N马路商店的玻璃窗上早一色贴满了各种的揭帖和传单，讲演亦已停止，满街飞舞的是传单，震荡远近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C、S等四人此时站在S公司的门前跟着狂呼。在一个呼声过去之后，擎着手枪努目拟人的“三道头”，印捕，华捕，又冲到群众面前示威；马路里暂时沉寂一下子，但是即有一个尖音破

空而起，大家忽然看见一位女学生站在马路中间——离刚刚过去的示威队不及一丈——高喊那些口号，两旁的群众立刻齐声应和，那一种慷慨热烈的气概即使是铁汉见了也要心抖。C推着S道：“这是密司蒋，密司蒋！”

脚踏车队又传布命令：“包围总商会①！”于是N马路上的学生工人群众都向北而去，让负有“维持治安”责任的巡捕执行他们的“职务”，布起防线来。热烈的空气移到总商会去了！那里有总商会的先生们正在一个小阁内静静的开会。

“持重老成”的先生们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可恼的探报一道一道的传来：大队的学生像潮水似的涌进来了，总商会被他们占领了！他们在戏台前开会演说了！女学生们把守一重一重的门户，只准进不准出去！他们誓言“不宣布罢市，死也不出去”了！

“老成持重”的先生们侧耳听：好威武的呼噪声呵！好热烈的鼓掌声呵！忽然又寂静无声。这是个可怖的神秘的寂静！这是暗示将有鼓噪的寂静！果然呼声夹掌声轰然而起，似乎那小阁子也震

① 总商会 全名为“上海市总商会”，当时上海工商业资本家的团体，位于上海河南路桥堍的天后宫内。当时因任会长的买办资本家虞洽卿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故遭到群众的强烈反对。下文的“戏台”即在天后宫内，历来的市民大会多在这里举行。

动得岌岌颤抖。呼声的怒涛里跳出浮出“请总商会会长出来答复！派代表去请！”的白沫来，在小阁子里也隐约可以辨得清。

热烈的空气终于冲进了冷静的高高的小阁子里。F先生像受了“城下之盟”似的对众宣布了“同意罢市”。在万众欢呼“明天罢市！”的呼声里，女学生的防线撤了，群众也渐渐散去了，那已是又一个黄昏。多么可纪念的一个黄昏！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7月5日
《文学周报》第180期）

疲 倦

大家都已经疲倦了。想得到，要说的，都已说过了；办得到，要做的，都已做过了；剩下来还有什么呢？只觉得前途渺茫而已。热情的高潮，已成为过去，在喘息的刹那间，便露出了疲容。

“我们想得到，要说的，都已尽量的说过了；办得到，要办的，都已尽量的办过了；而事情还不过如此！”他们说。

不错！在他们既已说完一切想得到的要说的，做过一切办得到的要做的，以后，而事情还不过如此，他们觉得没有路了，没有事做了，并且明明另有路另有事又不愿意去走去办，那么除了“疲倦”，他们还有什么？

最近爱多亚路的枪声便把这普遍的疲倦状态揭开了幕。

科学的先进者是知道怎样试验的。他们故意打了个金枪针，看有什么反应。果然我们大好的华胃被他们试验出来了；金